

短篇小说集

昨夜的梦

碧澄著



短篇小说集

昨夜的梦

碧澄著

昨夜的梦

(短篇小说集)

M \$ 4.00

作者 / 碧澄

出版 / 雅景出版社

PUSTAKA YAKIN PELAJAR

**Wisma Sistem, 253-257, Jalan Perkasa Satu,
Taman Maluri, Cheras, 55100 Kuala Lumpur.**

Tel: 9859714, 9859715, 9851676, 9852516.

印刷 / 万发成印务公司

**Dicetak oleh: Percetakan Ban Huat Seng,
255-257, Jalan Perkasa Satu,
Taman Maluri,
Cheras, 55100 Kuala Lumpur.**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

本书收录作者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二年共十三个短篇小说，曾发表于本国各报章。

各篇皆以社会的小人物或低层人士为主要刻画对象，有浓厚的写实意味。

● 已出版作品

* 短篇小说集
阿秀 (1972)
扫不尽的枯
残 (1983)
落地生根
(1983)
最后一颗榴
槌 (1984)

* 散文集
雨前·雨后
(1980)
思想的乱章
(1984)

* 新诗集
回望与感知
(1981)
云里·云外
(1984)

* 译介
文西阿都拉
吉兰丹游记
(1978)
马来班顿
(1981)

* 儿童文学
一年之计
(1975)
马来西亚好
(1986)

* 收入单篇作
品：
鸽声 (1972)
我对马华文
艺前途的看
法 (1976)
记得当年年
纪小 (1980)
马华当代文
学选~第二
辑 (小说)
(1982)
一九八三年
马华小说选
(1984)
东海岸的回
忆 (1985)

目录

昨夜的梦	1
陋巷泪	19
流浪的一群	33
牙擦苏	42
得失之间	54
求职记	64
守	70
母与子	77
通货膨胀声中	84
儿子·父亲·母亲	92
失去的……	104
林花谢了	114
杀机	123

昨夜之梦

(一)

这是可能的吗？她做梦也没想到他突然会离开这地方。当房东太太告诉她，他是在今早退房的时候，她差一点就要晕倒在地上。不过，她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子，她装作很镇定的样子。

“您知道，他是搬到哪儿吗？”

“奇怪，”对方满脸狐疑地望着她，使她变青的脸逐渐泛上红潮：“他怎么不事先告诉你呢？”

别人也会这样想，她本人怎不莫名其妙？七年的恋爱，她和他之间並沒有任何的秘密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她脑海中首先出现一个疑问：“他可有交清房租？”

“一分也没欠。”房东太太的笑容，便是最好的答案。

“他……他没说搬到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他什么都没说……”依然是满脸的疑惑与不解。她自己发觉重复的问题是多余的。

她想走进他的房间。也许他会回来，给自己解释

一番；就算他不回来，自己也可徘徊一下。这可能是一场误会，说不定他有什么紧急的事，不得不立刻搬走，说不定他不想我为他而焦急，所以搬了之后再向我说明理由。

然而，有什么理由促使他不得不马上搬家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。他从来没有树敌。公司离此又不远。更重要的是：房租不算怎样贵。搬到别的地方去，样样都不上算。

她不得不往坏处去想。但她也想不出什么坏的理由。事实摆在面前，他的确是搬了。这儿不再是她逗留的地方。房前已挂上不同图案的门帘：房子已换了新的房客。

又是故作镇静地向房东太太告辞。她几乎抑制不住要哭出来了。她的内心除了难过之外，更有一种酸酸的感觉，象是从心底直涌上来。

古老的楼梯显得更加昏暗。就是白天，也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。然而，她早已习惯了。她清楚记得那楼梯共有几级，第几级破了一个大洞，从没有差错。

经常是在这个地方，他变得最不正经。每次，她试图避开他的手，对他的嘴却总是依就。虽然在他的房间，在别的场合，他们也不时有过拥吻，但她却觉得在这漆黑的楼级上比较特别。她计算过：多数是在楼梯的中间，她的脸向下，而他的向上。差不多是一

种互相的协定，虽然彼此没有说出来。上面有人下，他推推她；下面有人来，她转过脸去。

楼梯的反响似乎特别大，她尽量放轻脚底的压力。木板发出的声音却非常刺耳，那似乎在向她讥笑：你还来做什么？别人已经不要你了！她恨不得整个世界都变得静默，发不出声响。她希望每个人都失去了记忆，她不记得自己来过，房东太太也忘记她曾经来过。以前的事，都没有印象。……

不，以前的一切，最值得回忆。她随即否定了先前的假想。七年的日子，多么甜蜜，多么温馨。间中的几年，他们有过别离的痛苦，但相聚一起之后，那些痛苦便都变为快乐了。

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，怎么会一下子就宣告结束的呢？自己想到哪里去了？她笑自己愚蠢。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吗？明早到他公司去向他问个清楚，不是一切都明白了吗？四年的离别都受得了，现在一个晚上也不能挨？

穿出大街，灯光象一枝枝的利箭刺向她的两眼。过了好一会，才适应过来。这是首都最热闹的道路之一，商店林立，行人如鲫。

在街边卖橙的妇人眼瞪瞪地望着她。一定是见到我一个人行走，觉得奇怪。这实在是很少发生的。两个月前，他从澳洲回来之后，他们总是出双入对。有

时她到他的小房间，有时他到她的杂货店，但回的时候总是他陪她回了家，自己才到回来。

蓦地，她对那妇人发出一笑，带着几分讥讽的意味。她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突然有这种反应。但这么一来，她内心舒服多了。她转过头来，望到别的地方。她心中一直这样想：我记得的，一年前，你换了我那包橙。看我不留意，你把我选的那包收了起来，来一个偷龙转凤。我发觉之后，立即想向你算账。可是，我终于原谅了你。我随时都会揭发你的秘密，要是你敢作怪的话……

“唉，为什么不下午来找他？今天下午我并不忙……”另一种念头又在她脑际兴起：“下午如发觉他搬了，还来得及到他公司去问……”

(二)

第二天早上，她很早便起来。她是到了凌晨三点多，才矇眈地睡着。六时还不到，她便给一个恶梦惊醒了。

她记不起做过什么梦，只觉头重脚轻，眼皮肿胀。反正还有时间，说不定就会消退的；要不然，设法涂些粉加以掩饰也行。

杂货店未开门，还没有人起来。她走出后门，散步了好一会。看看表，才是七点钟。在梳庄镜前照照

自己，是那么懒散。肿肿的眼皮，丝毫没有消减。到他公司去，这个样子，不是丢他的脸吗？

来回踱了几圈，她终于在镜前坐了下来。敷了粉，又抹了。总不如意。已经很迟了，眼皮肿，管它去。别人不注意，也许不会发觉。就算看到了，又怎样？最多撒一个谎，说给毒虫叮到，或者说给手擦肿了，因为有灰尘飞进了眼睛。这些谎话都不必说，不如照实说了：睡眠不足。因为他搬了家，我想念他。他们笑，就让他们笑吧，事情确是如此。或许，因此他们更加羡慕他，甚至会说：

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——老余，你几生修来的福，交到这么痴情的女友？……”

就那么轻轻地敷了一层粉，她便离开杂货店。两三个伙计刚从被窝钻出来，睡眼惺忪。她随便和他们打个招呼，示意他们快些开店。

可是，她去得太早了。还没有到八点半，公司还是大门深锁。“为什么不在外面装置电铃的按钮？……”她想，为老板的吝啬或粗心而气怒。

门终于开了。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年轻杂役。一见了她，先裂开了嘴，露出两排不整齐的牙齿：“何小姐，这么早，有什么光顾？”

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到底还是镇静下来，大方地问：“老余来了没有？”

“老余？”那杂役的眼睁得很大，他的门牙好象忽然长了几分：“他还来这边做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来？”她象触着了电流，两耳嗡嗡作响。自己的猜想不错：必然发生了重大的事。

“何小姐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”杂役不相信地朝她望了好一会：“他早两天已辞了职，听说到一间大商行当会计师去了。”

这是梦吗？这么重大的改变，为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向自己提过？她突然对他起了憎恨。会计师的职位比我更重要吗？为什么先告诉我一声也做不到？他们前晚还在一起，走过两座天桥，偏偏忘记了这件事？抑或是故意不说？

还不到一分钟，她又为他辩护：很可能他是故作神秘，象中国的试炸核子武器，成功之后才正式宣布，使全世界的人为之震惊。啊，会计师！多好听的名词！多高尚的职业！薪水必然很高，比在这间连门铃也忘记装的公司好一万倍。而这正是自己朝夕梦想的。如今，我的心愿已得偿，他的目的已达，大家都应该高兴才对！

她几乎吃吃地笑出声来了。那排突出的牙，使她回到现实。她随便说了个理由，转身便走。那一瞬间，微笑早印在她的面上。走了几步，她觉察到自己的步伐不对劲。在街道上，怎能够象袋鼠那样的动作呢？

幸好是在骑楼，前后没有几个人，不然的话，人家一定会说我发了神经。

收敛了微笑，放慢了脚步，脑海的活动却跟着增加了。最先象一位拾荒者在垃圾堆中翻检，却总检不出什么特殊的東西。继而象沉落在大海中，只留下几只手指在水面挥动。她显得那么茫然。

前晚，从默迪卡球场，经过喷水池，跨上天桥，在栏杆旁边望望火车轨道、黄色的灯光，再走。他的话很少。这是他的性格，她不觉得有什么反常。

“我们回去吧。”在大钟楼前面，他望望钟，低声征求她的意见。她把依偎在他肩膀的头稍稍向上望，笑笑地点头，他们便从蒙巴登路折回来。

“叭——”旁边一辆汽车的笛猛地响了一下，她吃了一惊。神经过敏，不是对自己而发的。什么时候，她也是给这种笛声吓过？她想起来了。前晚刚到默迪卡球场的时候，那恶作剧的司机，可恶之极！脑海的活动，又开始了。在水面的几只手指挥了几挥，她觉得自己的头也有力挣扎了，终于浮出了头与颈。

当时，他有这样说过的：

“阿蓉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样下去，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吗？”

“为什么你要问这个呢？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？”她以为他在说笑，遂正经地说：“你也曾经说

过，美好的日子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。”

“我想，这太渺茫了。也许花费很多心血，到头来才知道是无法实现的梦想……”

她严正地指出他那不正确的悲观论调。很自然的，他们就停止了这话题。以后的话题是松散的。谈谈夜的美景，昨夜的梦，昔日的时光。还是她说的机会多。

难道这是一个预谋，他早就有意要离开我？她的一位失恋的女朋友曾经对她说：一个变心的男人，是很难加以挽留的。有时，他言语中三几句特殊的话，便是他的暗示与交代。无论如何，心理上得先有个适当的准备。

他是这种三心两意的人吗？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都不是。要是他变心，在澳洲的几年早该变了，何必等到回国之后？他对前途没有信心，是因为职业的问题。职业解决了，饮水思源，更不会忘记自己……

就这样，她肯定那晚他说的几句话并非暗示或交代，而是一种对前途茫然的感喟。他没有理由无端端就和自己分手。我们没有争吵，我没有对不起他，他也没有变心，为什么会有分手那么严重的后果？

可是，前晚他既已知道自己将是会计师，为什么仍然说那种话？这不是很值得怀疑吗？莫非那就是一个男人要和一个女人离开之前的暗示或交代？

真的是这样，你可太狠心了！几年来，在精神上

我鼓励你，在经济上我支持你。你的要求，我都答应了你。一旦舍我而去，你扪心自问对得起我吗？

不，不会的。他不是这种没有人格的人。他最有良心。在澳洲的几年，是最好的证明。四年前他的话，她都记在心底；四年来的信，她都收藏在书桌的抽屉里。

也许，这是一场误会。是他一手造成的误会。不过，自己也太多心了。不管怎样，只要是一场误会，她不会介意。七年来，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磨擦与误解。

她打了一个呃，心底又涌上一阵酸酸的感觉。眼前的东西忽然向左边倾倒，她连忙一手掩着两眼，一手扶着身边的墙壁……

(三)

身体坐在柜前，但她的心早离开杂货店。伙计正忙着卸货，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米搬进店里。平时，她会出去指挥、点数；今天，她没有这种心情，连动也懒得动。反正都是一样，点与不点，数目总没有错。

四年前，他要出国之前，她为他的费用而大费心思。父亲本来就不喜欢女儿和一个穷光蛋来往，无奈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无法极力反对，结果答应帮忙五百元。她自己当了一些首饰，还向朋友借了一些钱。开始的几个月，她既要还债，又得负担他在澳洲

的费用，不得不向杂货店的柜底打主意。

他到澳洲求深造，都是她的意思。她答应在精神上支持他，在经济上帮助他。家里只有她知道，她不敢透露这消息。她把一切寄望在四年之后。只要他有了好的职业，父亲便不会看轻他了。

第一个月，她共拿了五百多块钱。晚上，父亲打算盘结账时，皱起眉头，喃喃地自语：“这个月为什么这么大的开销？”

“也许是生意淡了一点。”她立即参加意见。

“唔。”父亲点点头，认为有理。

到第二个月，她不敢再拿这么多了。而且，她在铺面工作得特别勤，她内心抱着两种祝祷：一是杂货店生意兴隆；一是爱人身体健康。她白天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杂货店，晚上躲起来写信。一封信往往要写两三晚，寄出时总是过重，要多贴一倍的邮资。

过了几个月，他在信中说：他的学业已上了轨道，还找到了工作，叫她不必每月寄钱去。她把那封信看了四五遍。以后，她还是按月寄钱去，虽然数目减少了很多。她诚恳地要求他：学业为重，金钱其次。要是工作会影响学业，还是舍弃兼职为上。

他很争气。四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，他也在艰苦中取得了文凭。令他颓丧的是：一名大学毕业生，只能在一间小规模商行当书记。但她安慰他：“路是

人走出来的。你已走了那么遥远的路，何必为等待些少时候而懊恼？”

她的脑中，尽是他的感叹、他的苦闷的脸容。

“你笑笑吧！人生总不会事事顺利，样样如意。只要我们坚强地活下去，必定能够度过困境，获得光明！”

“阿蓉，我忍受够了。未到澳洲之前，已有不少的闲言闲语；到了澳洲之后，蜚短流长更多。他们都说我：身为堂堂男子汉，却偏要依赖女人生活！”

“不！你不是依赖！我们是互相扶持。因为，我们的心灵早已合一。”

罗里走开了，伙计交过单来。她随便过目，便放在柜底。上面写了些什么，她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反正总是一样，不会错的。她想。

他到底在哪间公司当会计师？他到底住在哪里？为什么他昨晚不来一下？连通个电话的时间也没有？也许开始当会计师，工作繁忙，一时应付不来，晚上也得加工。也许搬了家，东西还未整顿妥当。

但为什么他不叫我过去帮忙？多一个人手，工作速度加快一倍。而且，收拾东西，男人哪有女人那么熟悉？

要不是故作神秘，怕是有意躲避自己了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比较高。他准是移情别恋，把